美中分團二月份月會報告

日期: 02/27/10 上午 9:30
地點: 新梅家
出席: 沈新梅，楊豫台，楊媺嬰，岳飛，胡蘭蓀，田世璞，佘惠群，陳靜宜修女，高嘉
整理: 高嘉

分享:

新梅：芝加哥一二月大小雪沒間斷，Art 身體健康，風趣接待我們，使聚會備加溫馨，新梅依舊提醒大家，平曰多讀聖經接近天主。

豫台：沒想到退休後的生活是這麼難過，所以平時要培養陪你一輩子的興趣与嗜好，尤其要學習与自已相處，与內心中的耶穌對話。
媺嬰也分享幾年前韓清平神父的文章，韓神父与芝加哥 Cardinal George 共祭，樞機有先天性
小兒麻痺，清平在他下階梯時扶了一把，提醒自已在生活中幫助別人的不足。

陳靜宜修女是吳甦樂會修女，去年到芝加哥聯合神學院進修，分享在神學院進修，給她開了心胸与眼界。

葉飛半年前在西北大學附近購置一棟公寓，安定下來。他的女友海蒂是在威斯康辛長大的美國女孩，六月將由明里蘇達大學研究院法律系半工半讀畢業，將考律師孰照。

特別邀請田世璞，胡蘭蓀夫婦，及佘惠群參加聚會。世璞原是全天候照顧九五高齡的田伯伯，最近找到專人來照顧，才能出來參加活動。

生活分享欲罷不能，中飯後又聽豫台分享去年秋天回美前決定留在台灣做八天神操，分辨後接受總團交付的任務，爲培育青年做一份努力。先後拜訪了三十幾位教育界服務的團員与朋友，也希望大家爲團體將來的延續多祈禱。

久别重逢后的点点滴滴　　韓清平神父

1990 年 6 月，我在位于陕西省杨陵镇的西北林学院结束了学业，准备返回甘肃老家开始工作。在即将离开杨陵之际，除了几个要好的同班同学外，十几位在那里结识的教友老师和学生也让我感到难舍难分。在杨陵学习和生活的几年中，他们给了我和另外一位来自甘肃的教友学生许多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们两位第一次离开家人，到异地他乡来求学的年轻人倍感温馨与亲切。尤其是在林学院任教的刘老师家和在杨陵中学任教的淡老师家，就更成了我

们频繁聚会甚至趁机改善伙食的地方。离学校不远，在一个叫穆家寨的村子里，有许多朴实热心的教友。只要有神父从其它地方来那里只有四间平房的小教堂做弥撒，年过八旬的老会长穆大爷就会通知我们去参与弥撒，之后还要安排我们在那里的教友家吃饭。当然，请我们吃饭最多的还是穆大爷和他的儿子、儿媳妇，所以，在穆家寨的众多教友当中，他们是我最熟悉的一家。

尽管心中难舍难分，但为了工作和生活，大家只能彼此说再见。好在甘肃离陕西不过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我们都信誓旦旦地“约定”说，一定要找机会和时间互相拜访交流，让主内结成的友谊长存……然而，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二十年时间。

当年在刘老师家的聚会之一

回到老家后，我先在当地的林业部门工作三年，然后开始了东奔西跑的修道生活。限于当时稀有的电话设备和只有大款们才能配备的“大哥大”手机，直到 1996 年 8 月赴美读书，整整六年时间里，我除了最初两年内和刘、淡两位老师有过几次书信往来，再也没有机会和杨陵的朋友们见过面。在国外的十年中，虽然心中常常想到这些老朋友们，但却出于某种顾虑，从来没有和他们联系过。

2006 年晋铎后回到国内服务，不久我就碰到了一位来河北信德社参加通讯员培训班的杨陵教友。知道他常同林学院的刘老师以及杨陵中学的淡老师见面，我于是托他带去一封问候信并附上了联系方式。不几天，两位老师分别打来电话，但却都激动的不知道从何说起，只是反复说希望能早日见面，好能畅叙分别十多年来的感受和经历，尤其想知道我是怎么做了神父的。他们还不断强调说杨陵的变化可大了，已经由一个土里土气的小镇变成一个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农林科技城，而过去只有四千学生的林学院也纳入了重新

组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全校师生超过三万人。总之，每次电话联系都是“变化可大了，见面再说吧”之类迫不及待的邀请和承诺。然而，由于被工作和其它事务所累，过去差不多四年时间里，我虽然有几次坐火车路过杨陵的机会，却没能实现在杨陵停留并拜访老朋友们的愿望。这一拖就到了今年的春节。

过年前后，淡老师和他的妻子分别打来电话拜年，再一次问我什么时候来杨陵。有点愧疚感的我竟然脱口而出：“近期一定来，定了日子马上告诉你们！”话音未了，我突然感到有些冒失甚至更加愧疚——毕竟，我借春节放假回老家过年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期间还要办许多事，怎么能有时间去杨陵拜访他们呢？然而，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其实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渴望，我决定“铤而走险”。

春运期间的火车是没法临时买票的。于是我比原计划提前一天离开老家，沿途换乘几次长途大巴，从甘肃武威赶到了陕西杨陵。正当我一边睡眼惺忪地在车站入口看着呈现在眼前的新杨凌（不再是杨陵了）感叹万千，一边等待预先电话约好的淡老师来接我时，身后传来一个陌生但却十分热情的声音：“神父您好，我是宇宇，淡老师的儿子。这几天我们经常看你过去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是你！”

回头看去，一个身材魁梧、笑容满面的小伙子站在我面前。就在他顺手接过我背包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是的，那年分别时，淡老师九岁的儿子正在上小学三年级呢。过去二十年中，我几乎一次也未曾想到过他，但现在他是第一个向我打招呼的“老杨陵人”。

接下来我就依次见到了淡老师、刘老师、刘老师的妻子、淡老师的妻子还有几个第一次见面的教友。每次见到他们时，我都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激动，同时又有一种想紧紧拥抱他们的冲动，而他们只是紧握住我已经准备要拥抱他们的双手，然后就只是一句话：“终于又见面了！”不过，我还是感到了他们每个人因兴奋而加速的心跳与呼吸。

虽然大家都希望我能先休息一下，但知道我只能在杨凌过一夜，只好很不忍心地陪我重游老林学院的校园、宿舍区、教学楼，同时也参观气派的新校园和在原来渭河沙滩上建起的游乐场，最后到与游乐场相距不足一公里的穆家寨新建的教堂做弥撒。此时我才知道老会长穆大爷已经在 102 岁那年去世，但他的儿子、儿媳妇却仍健在并参与了弥撒，只可惜他们已经辨不清我到底是哪个当年常到他们家吃饭的“教友学生娃”了。

前排：刘老师和他的妻子
后排：淡老

当晚我在刘老师家聊天过夜，谈到了当年在老杨陵结识的许多教友学生们，其中有出国留学的、创办公司的、结婚后离婚的、一直失去联系的、只有电话和电邮联系但从未再见面的（当年和我一起在林学院读书的那个甘肃学生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和妻子、孩子在海南生活和工作）等等。考虑到第二天一早还要到穆家寨教堂做主日弥撒，刘老师不得不提醒我早点休息，随即把泡脚的热水、毛巾和小凳给我一一摆放妥当。我真的太累了，脑袋着枕就进入了梦乡……

在手机闹钟的催迫下醒过来后，眼前的场景立时让还没来得及洗漱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是：刘老师正坐在门口用心地给我擦皮鞋，他的妻子在厨房为我准备路上吃的水果，而且很抱歉地对我说因为怕不能守弥撒前一个小时的“空心斋”，不能在家里让我吃早餐，但已经和穆家寨的会长约定，弥撒结束后请我在堂里吃关中人最爱吃的酸汤面，之后就用专车送我去机场，这样吃饭走路两不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劲地点头说：“好的！好的！”

做弥撒对我来说倒是驾轻就熟的事了，但很明显的是我已经忘了怎么吃酸汤面。本来按习惯只吃面不喝汤，等到最后才把汤喝净，而我却把第一碗连汤带面一扫而光，害得主厨的淡老师妻子只好连汤带面再给我盛上一大碗，而不是只往碗里加点煮好的面，颇让大家一阵好笑。临到饭后告别时，淡老师妻子眼中的泪水尽然夺眶而出，哽咽着说：“希望下次见面不是二十年后……”

我却不知如何回答她，只能同大家一一握手，互道珍重后再次踏上了行程。

此后的几天里，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脑海中总是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杨陵的许多人和事，再同几天前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点点滴滴相对照，我愈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是那么的美好而可贵。尽管时移世易，我总有许

多至亲好友像杨陵的老朋友们一样不得不天各一方，其间也没有多少频繁的联系和交流，但那种深植在每个人心中的真情实意却依然在散发着绵绵的馨香与温暖，让消失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中的我们从中获得许多的安慰和鼓励。突然有了机遇，大家能够再次相聚，重温并升华这种真情和实意则更是美不胜收，感恩之情于是油然而生——不光是感恩时常想念关心着我们的亲人朋友，也感恩赐生命给我们每个人的天主，即使在此尘世有时空意义上的分离，但在祂内，我们不但永不分离，而且让这份情、这份意更浓、更真！

久别重逢后的点点滴滴里，流露着我们彼此的思念和关爱，更饱含着天主的恩宠与祝福……

杨凌新教堂